

1915年Dahu Ali（拉荷·阿雷）發動布農族大分抗日事件說之探討



* 本文係作者於2004 - 2005年行政院原民會委託臺灣綜合研究院執行「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大分事件」（擔任協同主持，當時中文名字為余明德，計畫主持為政大傅珙貽教授）之研究過程中，發現一向被認為是大分事件之首謀份子為Dahu Ali可能是有誤的，並已在撰寫該研究報告時作一些交代。另參與此研究案之日本人石丸雅邦，於2004.9.12在日本的一項「臺灣史研究大會」中，亦對此一疑點做過簡單的口頭報告。為系統性的釐清，作者曾撰寫了「布農族Dahu Ali發動大分事件說的解謎」一文於2005年3月「台灣原住民研究：日本と台湾における回顧と展望」研討會議上發表（主辦：「台灣原住民研究：日本と台湾における回顧と展望」シンポジウム実行委員会；地點：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在此一初稿的基礎上，再行補修以期完整。本文從2004年以來之訪談、撰寫及修改過程，特別感謝該事件相關後裔之受訪者及傅珙貽教授、林修澈教授、詹素娟教授、楊南郡先生和二位匿名審查給予之指教。

摘要

發生在1915（大正4）年，大分地區布農族人襲擊打訓（大分）警察官吏駐在所，而造成駐在所員全部死亡的大分事件，一般被認為是1930年代臺灣最後的未歸順蕃Dahu Ali（拉荷·阿雷）所發動襲擊。然該事件最重要的文獻《理蕃誌稿》並未記載是Dahu Ali（拉荷·阿雷）所發動，而Dahu Ali於1933年與日本Minpakasial（和解）時之重要文獻《理蕃の友》之相關報導及《臺灣日日新報》之「歸順」專欄裡，內容亦未記載Dahu Ali是發動大分事件者。在訪談相關事件後裔及Dahu Ali之部分孫子中，亦表示祖父未曾攻擊大分駐在所，且一致性地認為祖父Dahu Ali出草日本之因，除了日警之強制搜押布農族槍枝外，最重要的因素乃在於其兄Husung（胡頌）被日警拘押虐死而生恨，然事件的相關後裔皆一致性地認為Dahu Ali是在Tusiu事件發生並從大分遷至Tamuhu（答瑪荷）社之後，才開始積極對抗日本！

晚近雖流行著謂1915年布農族發動大分事件的主事者為Dahu Ali，然前述故事的時序、文獻相關的記載、事件後裔的論述，實皆與Dahu Ali是發動大分事件的說法充滿諸多疑點！究其會形成此說，係因為Dahu Ali是日本時代理蕃政策裡「最後的歸順蕃」，因而其「歷史角色」的重要性被凸顯，以致於日本時代布農族的出草行動多被後人指稱是Dahu Ali所為，有名的大分事件亦不例外。

布農族出草行動的領袖，謂之Lavian，成為Lavian，必須具有mangan（靈力）且行動前先經夢占始被確認。故界定布農族的Lavian，需符合布農族傳統的機制。另從布農族強調集體性之文化的角度來看，族人之出草行動，無論是過程或結果，都具有一種集體性意識，亦即當中不會特別標榜誰是英雄。

因之，Dahu Ali雖是Tusiu社事件（1921年）後最重要的布農族抗

日歷史人物，也經常是該一事件後襲擊日本的布農族Lavian，但發生在1915年布農族最有名的抗日事件（大分事件），Dahu Ali並非是該次行動的Lavian。

關鍵詞：布農族、大分事件、Dahu Ali（拉荷·阿雷）、Aziman siking（阿日曼·西肯）、Isbukun（郡社）

臺灣文獻

第六十卷第一期

一、前言

日本時代，布農族為抵抗外來政權侵佔族人生存領域而發生的抗日行動中，以1915年發生的大分事件最為著名，此一族人襲擊大分駐在所之事件分有兩波，第一波為2月13日之攻擊行動，結果造成駐在所警手1人死亡；第二次為5月17日凌晨，結果造成駐在所員12名全部死亡。因該一事件的發生，使得臺灣東部拉庫拉庫溪上游甫設置のターフン（大分）、マシサン（瑪西山）等警察官吏駐在所不得不撤廢。撤廢的結果也等於是日本政權勢力在此一地區的退怯，但也因此布農族人遭遇更強大的侵略和壓迫。

對於大分事件的記載，到底誰是發動者？在當時的相關文獻裡並未清楚記載，特別是最重要的文獻《理蕃誌稿》。然到1980年代以後，所有提及大分事件的故事，或記載Dahu Ali的事蹟，幾乎都將Dahu Ali說成是該事件的元兇，儼然從20世紀初期至Dahu Ali於1933年（昭和8）4月22日跟日本和解（歸順）結束，所有布農族出草日本的行動，多為Dahu Ali所指揮。Dahu Ali變成了這20年期間（1914 - 1933）布農族對日本戰爭的主角。針對此一「誤」解，係筆者在底下欲釐清和探討的問題。

本文架構，首先介紹本文所指之大分事件，其發生的地點、原因及過程。其次，就一般認為Dahu Ali是發動大分事件的說法中，舉具有代表性與影響性的文獻作探討。其三，以文獻和口述資料佐證Dahu Ali並非大分事件的主事者。最後，舉出大分事件中布農族參與的siduh（氏族）與族人，並針對Dahu Ali成為該事件首謀說的原因提出解釋。

二、大分事件

布農語Baungzavan，是我們現在所稱的「大分地區」，位於花蓮縣卓溪鄉境內，拉庫拉庫溪上游地區。

布農語Baungzavan，其意有二種，第一、源於bauszang，「開闊」之意。

ai tuni ma baungzav saduan dalah idi,mais i di hai,sadus
ludun hai,ma dahdah saiduan,hai tupaun madaingaz tan tu
baungzavan dau .ma daunda daundau saduan.¹

譯：Bungzavan這個地區看起來很開闊，在那裡看對面及鄰近的山時，是有遠距離感，感覺很開闊。所以老人就名之Bung-zavan。

第二，源於bukzav（平原或平台）。布農語字根an，通常表示「……的地方」，或「……的事件」，亦即與某一地點或事件相關。在此，bukzav-an，即表示是「有平原或平台的地方」。唸順的話就成了Baungzavan或Maungzavan了。而「大分」一詞，源於布農語taun，意「水蒸氣」，係因附近拉庫拉庫溪底有溫泉露頭冒出大量蒸汽而得名。故大分小社，也叫Uataun。²

由於Baungzavan係由許多小社分佈，故Baungzavan在布農族人的觀念裡，是有廣狹二義的。廣義來說，Baungzavan泛指這些高山平台及其鄰近部落（社）如Uataun/Tatahun（Baungzavan）、Wavanu、Kukus、Saiku、Tusiu / Isisizu、Talunas、Masisan……等的總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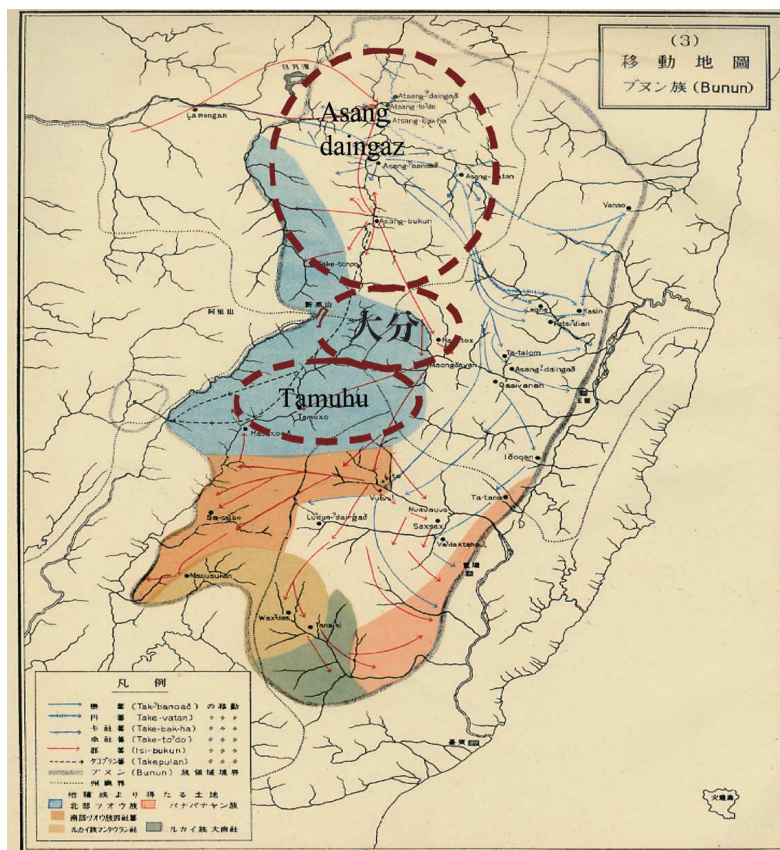
1 dahu（許金榜），1908年生，父輩多次參與襲擊日本行動，包括大分事件。那瑪夏鄉民生村，2004.7。

2 布農族Isbukun（郡社）群習慣在部落名前加u或ua音。

狹義來說，則是指此一分佈在駐在所臨近的家戶群Tatahun小社。

在布農族未遷移至Baungzavan地區以前，此地曾經有鄒族活動過，後來Isbukun（郡社）群之勢力漸漸及於該地而逐漸領有之後，該地區變成了其遷居之目標。從此Baungzavan成為了布農族Isbukun（郡社）群東遷的重要據點，從祖聚居地Asang daingaz（舊大社）³東遷、南遷的Isbukun（郡社）群族人，幾乎都曾在該地區暫居過，儼然該地域是Isbukun（郡社）群遷移的重要「通道」及聚居之大本營。1915年布農族襲擊日警駐在所之大分事件，即在此地發生。

圖一：大分事件相關位置圖



底圖來源：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1935年）

3 又叫Mai-asang，布農族之祖聚居地域，大致上位於濁水溪流域上游及其支流郡大溪、轆大溪、丹大溪、卡社溪、陳有蘭溪等諸溪域之間。

何謂大分事件？這是首先要理解的，在布農族人間並不曉得什麼叫「大分事件」，⁴但流傳著相關大分事件的故事，因此界定什麼叫大分事件？必須從文獻中去了解。

記載大分事件最重要的文獻是《理蕃誌稿》。事實上，在此之後敘述大分事件的文獻內容，也幾乎都在此書之基礎上做補充、引用或延伸解釋。該事件起因於日本政府在對付「北蕃」的泰雅族及賽德克、太魯閣等族有了相當成效後，開始著手對付中部以南山區之原住民各族。尤其在1914（大正3）年6月結束之「太魯閣之役」後，便挾其餘威強令東部布農族諸社繳納槍械，族人在不堪其辱和生活之壓迫干預下，便在拉庫拉庫溪流域及新武呂溪流域之間相繼發生了布農族的抗日事件。如原居於Malavi（瓦拉米）社，父輩參與過拉庫拉庫溪中游Qasibanan（喀西帕南）事件後裔的Bisazu Naqaisulan（黃順興）所述：

pasanpanaq kaimin Lipung,mavia tu?masunuq a
bunun,aupa Lipung dau qai maqalav busul.⁵

譯：我們對抗日本，為什麼？因為他們搶奪我們的槍枝。

抗日事件的其中之一便是族人攻擊大分駐在所案。攻擊大分駐在所共有兩波，《理蕃誌稿》的記載是這樣：

第一波攻擊：

1915（大正4）2月13日上午6時，服務於花蓮港廳大
分駐在所之警手大脇為一郎及興梶豐治兩人交班，即將進入
警備所時，突有一發子彈由柵欄外射來，射穿大脇警手前

4 布農語沒有此一事件的相關詞彙，故只能以描述性的方式去問，如pali-uni habas bunun isia Bungzavan kain asang sia lipung tu hasisiu……（有關過去布農人在大分襲擊日本駐在所的故事……）來了解。

5 Bisazu Naqaisulan（黃順興），1928年出生於拉庫拉庫溪域的Malavi社，數年前過世。其家族曾參與Qasibana（喀西帕南）事件（1999.2.6，崙天）。

額，當場死亡。與此同時，自西南方約二十公尺高第一發射有二十餘發子槍彈。所內員警緊急躲入掩體內應戰。擊退來犯兇蕃之前，大分社頭目Aziman Sikin急奔駐在所，喝令來犯停止射擊，返回社內。犯者人數約二十人，據頭目言，屬台東廳Matinkulu支社Haimus社頗具實力之Dahu一族。來犯的兇蕃撤退後，該蕃地區仍有不靖徵兆，除警備員外，另動用其他蕃八人擔任緊急戒備，且急速增援警部補一人、警察及警手若干各十人，加強防務。⁶

這裡要注意的是，Dahu Ali之弟Aziman Siking是當時大分社的總頭目。⁷且是居日本與族人之間的調停者。

第二波攻擊

1915（大正4）5月17日，大分駐在所遇襲。根據Asang daingaz駐在所情報，大分駐在所於5月17日上午5時左右受到附近蕃人攻擊（Aziman Siking一族除外），田崎警部補下落不明。⁸

大分駐在所員遇難者：警部補田崎強四郎、警察紺野勇治、永山武行、西川傳藏、馬場森之助、岡田莊五郎等，警手興梶豐治、松本勝吉、末繼八十雄等。合計九人。⁹

後來在「池田警視之報告」裡稱有12名遇害。¹⁰

布農族襲擊日本打訓警官駐在所有二次，以5月17日發生的攻擊事

6 見《理蕃誌稿》第三卷（台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2年，頁12），參考漢語譯本（臺灣省文獻會編印，1998年，頁10）。

7 Aziman siking是在1908（明治41年）3月15日被任命為官選總頭目，見〈ブヌン志〉，頁18。

8 見《理蕃誌稿》第三卷，頁16 - 17。參考漢語譯本頁14。

9 見《理蕃誌稿》第三卷，頁17 - 18。

10 《理蕃誌稿》第三卷，頁20。

件之嚴重性和人員死亡層級之高而引人注目，故通常以第二次行動為所稱的「大分事件」。¹¹

三、Dahu Ali發動大分事件說

Dahu Ali是屬於布農族Isbukun（郡社）群Istanda中氏族裡的Takis Talan小氏族。約於1869年出生，¹²地點為布農族Asang daingaz（舊大社）的Ivahu社，¹³在家排行老三，妻是屬於Takis Dahuan氏族的Alii，故通常名之為Dahu Ali。¹⁴在其後裔們的印象裡，他是一個很內斂、很謹慎、不隨意挑釁、也很好相處的人。而跟Aziman Siking之好強是絕然不同。¹⁵日本統治臺灣中期，日方幾乎已掌控所有的蕃地與蕃人，唯布農族Dahu Ali等Takis Talan家族仍不願歸順日本而盤據中央山脈Tamuhu社之險要地，故成了日本理蕃政策裡令人頭痛的「最後未歸順蕃」。

《理蕃誌稿》裡的大分事件記載如前，其他日治時期相關大分事件的文獻記載並不多，誰是發動者難察考。然到1930年後，開始出現1915年大分事件的發動者是Dahu Ali的說法，¹⁶尤其是民國時期以後，相關文獻紛紛記載著大分事件的發動者是Dahu Ali。底下僅列出具有代

11 或有將1921年日本嚴懲大分地區布農族各社，並誘捕日警認為「罪大惡極」之Tusiu社族人前來大分駐在所而後予以殺害之事為第二次「大分事件」，見傅琪貽主持《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大分事件（1915～1921）》（臺北：行政院原民會，2005年），頁46；楊南郡、徐如林《最後的拉比勇：玉山地區施武郡群史篇》（南投：玉管處，2007年），頁160。由於該次誘捕圍殺行動係針對Tusiu社族人，包括當時日軍警也燒毀其房子殲滅了該社，故本文以「Tusiu事件」名之。

12 依《理蕃の友》第三卷記載其死亡時間為1941年，享年72歲，由此往前推算其出生時間。（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1941年8月，第116號）。

13 Ivahu係位於濁水溪支流郡大溪流域間的一個布農族舊社名。Dahu Ali家族是與今南投縣信義鄉羅娜村的Aziman / Bankal（史源流）家戶為同源，以前在Asang daingaz（舊大社）時一塊兒居住，故從Aziman / Bankal的說法推知他們遷來大分地區以前應也是居住在Asang daingaz的Ivahu社。

14 這是按布農族人結婚後「夫妻聯名」稱呼的習慣。

15 Dahu Ali之後裔皆如是說，如Anu（顏進寶）、Subali（顏國昌）、U mav（張麗玉）等都有如是印象。

16 因Dahu Ali堅持不投降而成為日本理蕃政策追討的頭號人物，此一盛名（最後未歸順蕃）讓他變成是日本關心蕃地狀況者眼中的兇蕃。

表性、影響力之有關Dahu Ali發動大分事件說的例子。

表一：Dahu Ali發動大分事件說之例

文獻作者	內容概要
毛利之俊 (葉冰婷譯) 1933	最大的一個衝突事件，就是發生在大正四年拉荷阿雷、阿里曼兩兄弟率領凶猛的原住民襲擊塔份駐在所，慘殺田騎警部及其屬下十三名駐紮員。 ¹⁷
宮村堅彌 1938	大正四年，拉荷阿雷與阿里曼西肯發動莫庫拉蕃攻打喀西帕南大分駐在所，將兩所之警察全部殺害。……聞風聽到大分社之總頭目拉荷阿雷與阿里曼西肯已遷居於玉穗之花蓮台東廳內之布農族有前科者，陸陸續續參加其陣容。 ¹⁸
楊南郡 1989	大正4年2月23日上午6時，……大約二十名布農族由一個頭目帶領，圍攻大分駐在所。頭目聲稱他們來自摩天格魯、戒茂斯兩社，是大分社「勢力者」拉荷阿雷所指使。大分頭目阿里曼西肯(拉荷阿雷之弟)聞訊後立即趕到現場，舉手阻止雙方射擊。 大正4年5月17日上午11時半，位於大分之莫庫拉蕃社布農族56名，在首領拉荷阿雷與阿里曼西肯領導下，突然攻打大分警官駐在所。 ¹⁹
林古松 1989年	大正4年2月22日，拉荷阿雷率眾攻打大分駐在所，殺死警手一名，因其弟阿里曼西肯阻止中途撤退。 5月17日，拉荷阿雷、阿里曼西肯兄弟領導莫庫拉蕃社布農族人，大舉襲擊大分駐在所，所有警員12名一舉全滅。據說，在此役，拉荷阿雷本人手刃日警7名。 拉荷阿雷與阿日曼西肯同時發難，率領大分社莫庫拉蕃56名，趁大分駐在所正在屋內取午餐之際，潛入駐在所內，裡外夾攻

17 葉冰婷譯《東臺灣展望》(原毛利之俊《東臺灣展望》1933)(臺北：原民文化出版社，2003年)頁259。本書為旅遊性質的導覽書。

18 宮村堅彌，〈本島最後の歸順蕃ラホアレの本據タマホを探索〉《臺灣山岳雜誌》第11號，1938.8。參漢語摘釋版林古松主持《玉山國家公園關山越嶺古道調查研究報告》(南投：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1989年)，頁89。在宮村堅彌等人前往Tamuhu社的拜訪過程中，Dahu Ali並未談及大分事件，且看得出文中對Dahu Ali的描述不少為作者的想像。

19 楊南郡主持《玉山國家公園八通關古道東段調查研究報告》(南投：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1989年)，頁80-82。出處未交代清楚，但應是受毛利之俊、宮村堅彌之著作影響。楊南郡對該一事件的見解最近有所更動，此可從其與徐如林合著之《最後的拉比勇：玉山地區施武郡群史篇》一書裡的「大分事件」，未再提及Dahu Ali發動襲擊大分駐在所的說法得知。

田哲益 1995	駐在所將全部日警殺死。 ²⁰ 達馬和社於5月17日發生「大分事件」， <u>拉荷阿雷</u> 及其弟 <u>阿里曼西肯</u> 率領56名族人偷襲日本田崎警部，使12名日警喪生。 ²¹
王家祥 1995	<u>拉荷阿雷</u> 非常憤慨，在大正4年初襲擊霧露霧露駐在所及大分駐在所……他們倆兄弟率領大分社莫庫拉家族56名獵人，攻擊大分駐在所。 ²²
稻垣啟二 1996?	好戰性領袖 <u>Dahu Ali</u> 領導布農族進行抗日運動……發生了於大正四（1915）年有30名日本被殺的「大分事件」。 ……田崎就告訴他們說是代表性兇蕃布農族領袖 <u>Dahu Ali</u> 一派做……（死了）總共12名。這個就是大分事件真相。 ²³
王新民 2001	1915年2月22日， <u>拉荷阿雷</u> 第一次率其弟 <u>阿里曼西肯</u> 及族人，攻擊日警大分駐在所，擊斃日警一名。……數天之後， <u>拉荷阿雷</u> 與其弟 <u>阿里曼西肯</u> 率領56名勇士再度襲擊大分駐在所，將所內日警全部擊斃。 ²⁴
黃俊銘、 林一宏等 2001	5月17日凌晨5時，大分社頭目 <u>Raho Are</u> 與Ariman Sikin發動近百名壯丁，襲擊大分駐在所。 ²⁵
余明德 2004	大分事件：5月17日……在打荷阿莉（ <u>Daha Ali</u> ）與其弟Aziman Shiken等的帶領下，攻打大分駐在所，此役日人總共死了12名。 打荷阿莉（ <u>Daha - Ali</u> , 1853 - 1943）：引發打荷阿莉於1915年率領新武路大分蕃攻喀西帕南駐在所，將所員11名殺光，同

20 林古松主持《玉山國家公園關山越嶺古道調查研究報告》（南投：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1989年）頁12、15及頁82。對Dahu Ali之發動大分事件說顯然是受到毛利之俊、宮村堅彌、及楊南郡之影響。

21 田哲益《臺灣古代布農族的社會與文化》上冊（南投：南投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頁152，出處未交代清楚，依陳述內容可能是受楊南郡及林古松之影響。

22 王家祥的歷史小說《關於拉馬達仙仙與拉荷阿雷》（台北：玉山社出版，1996年）頁35。參考楊南郡《玉山國家公園八通關古道東段調查研究報告》中有關大分事件及Dahu Ali事蹟之內容陳述。

23 稻垣啟二（余明德、石丸雅邦譯）〈大分事件〉1996？手稿。該文內容前後不一致，想像成分不少，且所附Dahu Ali照片是霧社事件的莫那·魯道，明顯有誤，故史料參考之可靠性低。

24 詹素娟主編《台灣原住民》（臺北：遠流出版社，2001）頁107，書中「拉荷·阿雷」介紹，為台東出身的已故布農族教師Vava Suqluman（王新民）所撰，出處未交代。

25 黃俊銘、林一宏《拉庫拉庫流域日治時期遺址原地保存之可行性研究與初步規劃》（南投：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01年），頁14。

	年 <u>打荷阿莉</u> 又攻打大分駐在所，也將12名日警全被殺死。 ²⁶
舒拔利·伊斯坦大 2004	……因為它是「大分事件」的發動者，也是布農族的武者。 大分事件發生於大正4年（1915年）2月，由抗日英雄 <u>Dahu Ali</u> 率領布農族壯丁襲擊大分日警駐在所的一個歷史事件，由於倉促行動，所以慌亂中襲殺日警一人而已。5日後…… <u>Dahu Ali</u> 再發動第二次的大分事件，襲殺大分駐在所日警12名。 ²⁷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南安管理站 展欄廳	西元1915年5月17日，……大分社頭目「阿里曼西肯」與其兄「 <u>拉荷阿雷</u> 」率領原住民56人，於清晨5時用餐時襲擊大分駐在所，經一番激戰後，日警死傷殘重，共12人遭械首。 ²⁸

【說明】1、筆者根據各書相關內容引文製表。2、書中姓名依該書原貌呈現，但加底線以提示之。

從前表內容來看，其一、大分事件的主事者都被說成是Dahu Ali 與其弟Aziman Siking所為。其二、所描述的內容（如時間、人數、人物、情勢等）明顯地異於及遠超出基礎文獻《理蕃誌稿》的記述！又增添的內容亦無相當的作證。

四、Dahu Ali非大分事件的主事者

Dahu Ali是不是大分事件的發動者？筆者根據文獻之重新解讀，及訪談所獲得的訊息，不得不質疑此一說法。底下分別從文獻和訪談資料來佐證Dahu Ali不是大分事件的首謀。

（一）文獻佐證

26 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辭典》（台北：遠流出版，2004年），頁82-83。本詞條「大分事件」、「打荷阿莉」之撰寫由筆者（前中文名為余明德）執筆，由於當時未仔細考究相關文獻，因而也相信本事件之發動者是Dahu Ali，但實際訪談相關事件後裔的耆老後，才發覺有疑。

27 舒拔利·伊斯坦大〈大分事件的歷史意義〉上、下篇刊於《臺灣立報》（2004.7/14-15.）。作者為Dahu Ali的曾孫。

28 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南安管理站展欄廳。

前已提及，記載大分事件最原始而可靠的文獻屬《理蕃誌稿》。《理蕃誌稿》的當時記錄裡並未告訴我們大分事件的主事者是誰，且很清楚的看出當時擔任頭目的Aziman Siking及其兄Dahu Ali可能未參與。如第一波的攻擊所述：

大分社頭目Aziman Sikin急奔駐在所，喝令來犯停止射擊，返回社內。犯者人數約二十人，據頭目言，屬台東廳Matinkulu支社Haimus社頗具實力之Dahu一族。

依上所述，Aziman Siking可能未參與該次行動，且還曾阻止族人之行為。而所指Haimus社的Dahu，剛好是與Dahu Ali同名，而非Aziman Siking之兄Dahu本人。此為後人誤以為是Dahu Ali所為的因素之一。

在第二波攻擊行動的記載：

大分駐在所於5月17日上午5時左右受到附近蕃人攻擊（Aziman Siking一族除外），田崎警部補下落不明。

敘述中，也將Aziman Siking參與的嫌疑排除掉。²⁹而Dahu Ali名字，在1920年代初期的所有文獻裡是完全未出現的，遑論是該次事件的主事者！

此外，有關日本時代Dahu Ali其「歸順」乙事之記載，以1932年發行之《理蕃の友》和當時發行之《臺灣日日新報》為重要的參考文獻。在《臺灣日日新報》方面，於1933年4月21 - 30日期間報導有關Dahu Ali之歸順專欄裡，並未提及Dahu Ali曾經襲擊大分駐在所案。³⁰若他果真是大分事件的主事者，應該也會將此一襲擊事件列入記載！而在關心蕃地情勢和相關蕃地事務之《理蕃の友》的記載裡，「歸順」當

29 但後來的記載又傾向認為可能有參與。

30 見〈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4月21 - 30日）。

時相關的敘述也僅如下：

**年末時，全島蕃人23925戶，人口14萬553人當中，
Tamuhu社頭目Dahu Ali是全島唯一的未歸順蕃。³¹**

從這兩種記載Dahu Ali之重要文獻的內容來看，Dahu Ali與大分事件是毫無關係的！

開始記載Dahu Ali是大分事件的主事者，依筆者所蒐集，是出版於1933年，當時任職於〈東臺灣新報〉之編輯毛利之俊所著的《東臺灣展望》，另外則是1938年之宮村堅彌〈本島最後の歸順蕃ラホアレの本據タマホを探る〉文章。前者為旅遊性報導書；後者為作者探訪時的心得，內容明顯有不少的想像與聳動。而民國時期始則有楊南郡主持研究之《玉山國家公園八通關古道東段調查研究報告》（1989年），及林古松主持《玉山國家公園關山越嶺古道調查研究報告》（1989年）為代表。之後類似的記載幾乎都在該些文獻基礎上引用或參考。筆者曾與楊先生討論此事，他也表示事發後的日本文獻的確未記載Dahu Ali有參與大分事件案，但依其研究推測認為仍不無可能。³²

（二）口述佐證

對於發動大分事件的主要氏族，依訪談訊息，³³族人普遍的說法皆指向當時尚居住在Bungzavan（大分地區）的Takis Talan氏族。而相關大分事件的Takis Talan氏族可分有四個家族，³⁴其一是目前居住在

31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理蕃の友》第一卷（1932年2月1日）

32 2005年2月14日電訪。

33 訪談的進行，首先從曾居住於bungzavan（大分）地區而後散居在高雄、台東、南投、花蓮等縣之Isbukun（郡社群）開始著手。得知主要發動的氏族為takis talan後，便以該家族的遷移分合、族譜調查來著手，依此脈絡進行深度了解大分事件發生的「氏族觀點」後，再由此向外蒐集相關資訊後探知。

34 因民國政府於1945年針對原住民族進行之改漢姓名政策，使得這原本為同一祖先繁衍後的不同家族分屬不同的漢姓。

花蓮縣卓溪鄉古風村的吳姓家族³⁵。其二是目前居住在南投縣信義鄉久美部落的史姓及居住在高雄縣三民鄉民生村的許姓家族。其三是目前居住在高雄縣桃源鄉建山村的顏姓家族。³⁶其四是目前居住在高雄縣桃源鄉梅山村和高中村的顏姓家族，該家族即是Dahu Ali之後代直系家族。四個家族的遷移路徑以表示之：

表二：相關大分事件Takis Talan之四家族遷移表³⁷

家族	獨立自治時代	日本時期	民國時期
古風村吳姓	Asang daingaz→大分	大分1934→秀巒	秀巒→（部分）崙天
史姓及許姓	Asang daingaz→大分	大分1916? - → Mahulaisan（天池對面）→ Masuhuaz（梅山）	Masuhuaz（梅山）→ 久美&民生
建山村顏姓	Asang daingaz之bulbul→大分	大分1921 - → Masudiluk → Uhustunuk（天池下面）→ Mu maavi（禮觀）→ Tamahu（復興下來的砂石場附近）	Uhustunuk → Masuhuaz（梅山）→ 建山
梅山村顏姓（D a h u Ali）	Asang daingaz→大分	大分1922 - → Tamuhu, 1939→ Tamahu	Tamahu→ Tamuhu→ Masuhuaz（梅山）

◎上述部落名Mahulaisan、Masudiluk、Uhustunuk、Tamuhu 等都是在Tamuhu 社區域內。³⁸

1、大分事件Takis Talan的起義群

針對Takis Talan氏族襲擊大分駐在所的說法，以下分別從這四個同源但不同家族間的說法去了解。

當問及達卡努瓦村的 Dahu / Lili（許金榜）有關哪些人襲擊大分

35 該一家族多集中在該村的秀巒部落。秀巒部落是日本政府於1934年將大分地區布農族人移出所規劃興建的主要「蕃社」。

36 Tahai（顏文隆）因曾經在六龜牧會，故後來較多的時間居住六龜，在建山村仍有家產，亦時而往返建山，所以在族人的觀念裡（包括受訪者本身），他仍是建山村的族人。

37 依Dahu（許金榜）、Aziman / Banker（史源流）、Husung（顏來福）、Anu（顏進寶）、Tahai（顏文隆）口述整理。

38 1922年以後Dahu Ali等居住的地名叫Tamuhu，約位於今天池的對岸，荖濃溪畔，中間隔著拉庫音溪。1939年被日本遷下來到今勤和村附近後，日本沿用舊社名而名之Tamahu。Tahai（顏文龍）、Husung（顏來福）等口述。

駐在所時，他說：

Sia Husung kangi ta , tukzazami tu Takis Talan³⁹

譯：叫Husung kangi的，跟我們一樣是Takis Talan氏族

又問及其父輩有否參與出草日本時，他很直接的回答說：

Naitan kai. nas Husung 、nas Cyang 、nas Dahu、nas Aziman⁴⁰

譯：有，就是父親nas Husung 和父輩nas Cyang 、nas Dahu、nas Aziman,等。

筆者訪談Dahu Ali之孫子Husung (顏來福) 有關布農族襲擊大分事駐在所時，他的回答是：

Sia mais kainasang hasisiu a hai,sia kais tupaunku tu maza untu aminun madamu tastu lumah hai.istanda amin. naiya ha iskatangus nanu mapapataz lipung ……maza dau kanasangun dau asulun tudip sia pistabaun amin lumah ai,niang dau nai (Dahu Ali) tudip mapataz,masialang nian tudip.⁴¹

譯：曾襲擊(大分)駐在所的，是我剛剛提到的被日本誘騙而滅剿者的那一家戶，⁴²也跟我們一樣是Istanda，他們很早即開始出草日本，……當時他們襲擊日本駐在所後，將其房子建築物全部燒掉。是他們殺的，當時他們(指Daho Ali)還跟日本

39 Dahu / Lili (許金榜) 口述。受訪者曾居住大分、Mahulaisan (屬Tamuhu社) 等地區，與Dahu Ali 家族成員熟識。此所指Husung，係指建山村Tahai (顏文龍) 之父，本家族與他們的關係很近。

40 Dahu / Lili (許金榜) 口述。名字前加nas，表示此人已過世。

41 Husung Takistalan (顏來福)，1933年生，Dahu Ali之孫。

42 指的也是Tahai (顏文龍) 之伯父和堂兄等

很好。

談及當時襲擊大分駐在所的過程，Husung（顏來福）說：

minsuma dau bunun masa man sanavan tupa dau tu
macisbai kamu i napatazun a zami lipungan.hai pinhaisun
(?) zami nashudas tu kaka i,ni saipuk zami .ka tupatu
mais niam mapipising hai ka tai - amunam amin o! !tupa
macisbai dau nian minsuma labian i ka,maza bunun
minsuma ,mah kai malstatabal hai,maza lipung hai untu
mahansiap aupu nai mapakitun a kaz ,mapadamu dau bunun
ka savaiyan dau bunun.ka pangadahun dau bunun ai,ka
taitapun maludah,tupaun nam tu nashudas tu maludah
lipun.ni savaiyun a bunun a!..... ka kamin sia maludah I kui
pangadahun dau bunun,ni a lipun haiyap.ka pit aminun dau
lipun,papia dau duma ai. Ka pistabaun dau lumah at,amin dau
busul,siaminun siza.⁴³

譯：當時Dahu Ali還在日本駐在所當顧工，在晚上天黑時候，布農族人就偷偷的來，說：你們趕快逃走，我們要襲擊日本。我們的祖父（Dahu Ali）勸阻說:不要，他們也是保護我們。然他們就說，若你們不怕，波及到你們的話不干我們的事！，說完後他們就離開。.....凌晨他們就來了，不知怎樣地，族人就進來砍殺。有一個日本人，身體很健壯，很機靈，很會摔角，他跟一個族人摔角時，那族人被打敗而被壓在地上。……我們的祖父就對自己說，也要去打日本人，就偷偷地幫那個族人去打日本人，因為那族人被壓在裡面，日本人並不曉得。當時駐在

43 Husung（顏來福）口述。

所的日本人全部被殺光，之後他們就燒掉駐在所，將槍枝全部帶走。

在問及建山村的Tahai（顏文隆）時，也證實了其父祖輩們過去積極出草日本人的事蹟。他表示：

inak tu madaingaz kai.. ,ka kaupa inaktu madaingaz kai.
ka minin amu maza aiza bainkinuan a,binkinuan a min amu,
姓邱的，……。 tupauntu Anu sana,aupa mapain mavalain
kaimin..habas hai 換婚嘛！……。hai ka patazun inak tu
madadaingaz,pistabaun a lumah at,dusa busul sizaus.⁴⁴

譯：我們這一家的父輩們，我們的姻親氏族Binkinuan也有參與，姓邱的，叫Anu sana的，因我們當時相互通婚（交換婚），……。日本人被我們的父輩們殺，並燒了駐在所，取走二支槍。

相較Dahu Ali對當時日本的態度立場時，Tahai（顏文隆）說：

nitu siacia tu malmananu tu mapataz lipung.maza
dautu malmananu mapapataz lipung hai sias inak tu
madadaingaz,Aziman tan at,Ciang⁴⁵

譯：不是他們積極的出草日本，⁴⁶而是我父輩Aziman、Ciang他們。

後來那些對抗日本最激烈的Tahai（顏文龍）家族，1921年在一次

44 Tahai（顏文隆）口述。

45 Tahai（顏文隆）口述。

46 他們指的是Dahu Ali。

日本的誘騙下，幾乎被殺光，亦即所謂的Tusiu社事件。⁴⁷

卓溪鄉古風村崙天部落的已故耆老Tahai（羅清海），在生前筆者對其進行訪談時，提到日本因為強制沒收我們的槍枝，故族人開始全面性地對抗襲擊日本。⁴⁸也說到他的父親Haisul參加了此一出草日警行動，事畢後擔心日本會派很多警察前來報復，故遷居到uavanu地。在說到當時參與行動的Lavian時，他說：

Papia Lavian,aiza Distal daingaz,saicia a mananu Lavian
daingaz

譯：是有幾個（不同氏族或家族的）Lavian，其中一個叫
Dastal daingaz（大）的，他才是當時真正的大Lavian。⁴⁹

現居卓溪鄉古風村秀巒部落的Aziman，在筆者問及布農族在大分地區”kan asang lipung tu hasisiu”（襲擊日警駐在所）時，亦表示主要因素是日本搜刮族人的槍枝，並說到參與的族人有其祖父Dastal輩的Takistalan氏族，⁵⁰另外有當時亦居住於大分地區的Bainkinuan⁵¹、Takis dahuan⁵²、Ismahasan⁵³等氏族參與。說到Tusiu社事件時，他提到當時大部分的族人已不再那麼激烈地對抗日本，但Tusiu社的Takistalan人仍時常襲擊日本，故為日本所痛恨而計畫報復，以致後來發生日警誘騙該社族人隨即進行圍剿、滅社之事件。而對於Dahu Ali的了解，Aziman認為他也可以算是出草日本的布農英雄，但不是在大

47 該次事件族人被集體圍剿的地點在舊大分駐在所區域內，但被圍剿的對象主要針對當時仍頻出草日本的Tusiu社Takistalan氏族人。

48 1914～1915年之前，日本勢力在大分地區尚不具威脅性，且也尚未收押族人槍枝，故不是敵對的，即使有出草日本者，也僅是個人行為。

49 Tahai（羅清海）口述，1999，台北迴龍（崙天部落人）。前lavian指的是氏族或家族的lavian代表，後大lavian才是此役之真正lavian。

50 該名Dastal，擬為Tahai（羅清海）所指之lavian daingaz。

51 在古風村崙天及秀巒部落中文姓陳及蘇。

52 在古風村崙天及秀巒部落中文姓羅及高。

53 在古風村崙天及秀巒部落，以及卓樂村清水部落中文姓胡。

分，而是在高雄地區。⁵⁴亦即遷到Tamuhu地區後的時期了。

2、Tusiu社事件的影響：Dahu Ali開始積極對抗日本

Tusiu社事件，乃源於日本開鑿八通關越嶺道路以將其勢力挺進布農族領地，致拉庫拉庫溪及新武呂溪之布農族人不止地襲擊日本人，故日本為戒備事宜，乃組成搜索隊負責戒備，但仍難保持平靜，故認為有必要展現威力。故於1921年間要求台北州調派巡查100人支援戒備並加強防禦工事。並請軍隊出兵，舉行示威性遊行。以下，依據《理蕃誌稿》第四卷之記載整理如下：

玉里分遣隊（軍隊）於5月22日到達大分，自24日下午1時起，對他們認為的「罪大惡極」之Tusiu社進行點放式砲擊，Tusiu社人驚慌畏懼。6月9日，Tusiu社頭目及其部落族人29人到大分駐在所下方搜索隊營地，跟松尾玉里支廳長見面，支廳長命令他們勸誘仍逃竄之原大分社頭目Aziman siking。6月14日回來報告，Aziman siking拒絕歸順。6月16日Tusiu社頭目Dahu biung、勢力者Dahu kauman、Husung及眾青年到大分駐在所，因為他們沒有提出全部的槍，審問過程中還想脫逃反抗，廳長命令全部予以逮捕收押。6月17日上午5時半，大分方面之搜索隊和前來支援而由宮崎中隊長率領的特遣中隊，向Tusiu社出發，沿路上的布農族部落均懸掛日本國旗，以示順從。上午10時進入Tusiu社，破壞其耕地，燒毀住屋，沒收槍枝二把，下午6時20分返回。6月18日凌晨2時，被羈押於駐在所的Tusiu社人試圖脫逃，遂全體（23人）予以射殺。⁵⁵

在布農族人的說法裡，Tusiu社族人其實是在日本之預謀下被誘騙殺害的。Dahu（許金榜）如此記述：

I sianang Bungzavan tu patazun bunun taki Tusiu isia

54 前段內容是筆者根據訪談筆記彙整。Aziman Takistalan，2008.7.4，花蓮崙天部落。

55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誌稿》第四卷，參考頁70 - 74之記述。漢語版頁54～57。

tu tama,kunain tu Husung.tukzazamin tu,tupaun tu Husung
kangi .maza nian a madadaingaz a hai macinvava nian mudan.
sia Bungzavan cia muhaiv tan apav cin di aupa tudip hai
palasmauvun a nas Husung ai, tupaun dautu,makin amin a,na
saivan dau, na pa - isavan,uat tupaun dau nastanivu tu,kudipa
dau kaiaiminai,tupaus lipung tu na saivan dau mazang na
isaiv a,saivan dau davus ,niang dau maki amin at, ..uat muhna
taudanivan tu na muhnang maupacia tu kaz anpukun a pa
isavan ,na pakaunan,saivan,uat,nasaivan pinainuq.uat tupaun
dau a nas Husung tu makin amin a sain dau,aupa masial - in
dau i nitu mapataz - in,na tuhna dau nas husung,kudipa
kamu,nik asa kudi,kazin tacini sain cin lumah cin, .ka
picisbukun na maza saidi. aiza dau uvaz a,is tanivu tu dau uvaz
a, sizaun lipung ana patazun ,hai masunuh a tanivu, hai nitu
patazun ana tupaun tu naslili ..nas tama dau tan I,munanau
mahahasan hai nitu ta - aza kamapapataz⁵⁶

譯：當時是在Bungzavan（大分），他們那taki Tusi社的人被
殺，……他（指Tahai【顏文龍】）的爸爸，⁵⁷叫Husung，跟
我們同一中氏族，綽號叫Husungkangi，他們的父輩事發後立
即離開大分翻越高山往上面山區（Tamuhu地區）移動。……
因為那時他們Husung家族被騙，叫他們說，要全部到喔，
有東西給，有酒喝。其中一位叫Tanivu的女人幫日本說服他
們說要全部一起去，日本會給東西及酒喝，但那時沒有全部
到齊，……後來又再邀集他們過來要予以吃喝並送東西，並

56 Dahu（許金榜）口述。

57 所指的「他」為Tahai（顏文龍）。

告訴Husung他們說一定要全部都到，大家已經和好了，不會報復。Husung就說您們去吧！我不想去，就獨自留在家裡，……後來去的人全部被殺，有一個小孩，是Tanivu的，原來是要被日本殺的，但Tanivu非常生氣，所以後來沒有被殺，應該是叫nas Lili……。我的父輩有通知他們說不要再襲擊日本，但他們仍不聽。

在問及Tusiu社事件時的Dahu Ali？其孫Husung（顏來福）謂：

ni naiya damun i ,haiapun tu masial bunun ai…maza masial tu bunun hai macin unatau,tupaun tu mudana kasu. tuzatuza dau bunun sadu tu makuan a isang a sadu i…. maza sia kananu vistuvistu hai ,kahaun ,kailbuhasun amin a bantasat, aupa mazsia ka halmang hai damun maluhus.

……Mangmang amin nian（指Dahu Ali） makuan isang sadu i, ka napikaun i,pahnian ka nanu tu macin basinin amin i⁵⁸

譯：他們（指Dahu Ali）沒有被抓，因為他們是好人（不殺日本）。……比較好的人留到外邊，並叫他們離開，看到此情景的族人心裡都非常難過，……那些試圖反抗者都被打的很慘，手腳骨頭也被打斷，那些未反抗者則直接被綑綁抓起來。

他們（指Dahu Ali）看了真的也是非常難過，但又能怎樣？所以他們後來也開始積極反抗。

由此可知，Dahu Ali當時與日本之關係還算不惡。也因為此一事

58 Husung（顏來福）口述。

件，建山顏姓與史和許姓家族才很快地離開大分。⁵⁹而Dahu Ali家族，Dahu（許金榜）的說法是：

niang naiya macinsalpu mudan,ka madadaingaz - an hai
macinsalpu mudan masa pacispukun a tastu lumah ai!⁶⁰

譯：他們沒有馬上離開（大分），是我們的老人立刻離開，即那一家戶壯丁被集體圍殺時。

Dahu Ali則可能是在此事件後不久也正式定居Tamuhu，⁶¹因對日本之不信任及憤恨，而開始展開對日之長期抗戰。

piska tudip nian mudan Tamuhu tan,...tupadau lipun
tu kadau mudan hai,tudip - in nian dau tu munhuma
mas nakaunun mais hanup - ai.hai ka munhuma dau
naiat,kanahung,aizin na kaunun hai ka musuhis amin bunun
mapapataz lipun.⁶²

譯：我們的家戶就遷到Tamahu，從此開始與日人結怨，並準備開始報復日本人。要離開大分的時候，日本人有阻止。當時是有先去Tamuhu耕種，有農作物收穫之後才定居。⁶³

但在其後裔提及Dahu Ali為何遷離大分而開始抗日行動時，也都將Dahu Ali之兄Husung之被日警拘禁虐死為主要的抗日原因。然依

59 Dahu（許金榜）及Tahai（顏文龍）口述。

60 Dahu（許金榜）口述。

61 〈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載是於1922（大正11）移居Tamuhu（1933年4月27日），宮村彌堅則記的是1917年。而《理蕃誌稿》第四卷（頁74）則記載Aziman siking在1920年時逃竄Tamuhu，是否亦可推定Dahu Ali也在此期間移居Tamuhu社，有待確認。事實上兄弟二人之關係不是很好，他們遷居Tamuhu地區時，Dahu Ali住Masudala，Aziman siking住Masulili。Dahu Ali之正式遷居Tamuhu社，本文採可信度較高的〈臺灣日日新報〉。

62 Husung（顏來福）口述。

63 Husung（顏來福）口述。

據森丙牛氏（森丑支助）於〈南中央山脈探險十二〉一文所載，⁶⁴其兄Husung約死於1903年，後來Aziman siking也已於1906年砍取日本首級而報復得逞，並於1908年被任命為大分地區之官選總頭目，故已是更早之事。

依據訪談的訊息，在1921年Tusiu社事件之前，Dahu Ali跟日本的關係還不算差，文獻上也看不出Dahu Ali是當時的兇蕃。⁶⁵故是不是因為1921年Tusiu社族人遭集體圍剿的事件，而也將十幾年前其兄長Husung被蹂躪致死的諸多怨恨續在一塊兒，因此Dahu Ali不再信任日本而下定決心採取敵對，故成為其後裔們最記得的抗日動因，極有可能。

居住Tamuhu後，Dahu Ali開始積極地襲擊日本，在所有受訪者之口述裡是一致的。而在當時一塊兒出草的不是只有他們。Husung（顏來福）謂：

papia mailalavi naitan dau, kaz,mavaivi duma bunun ka mahabin……hai maingu naiya ,aupa nautu ka muskun lipun hai,naka napatazun lipun⁶⁶

譯：很多族人也跟著（祖父Dahu Ali）去襲擊日本，但他們不一樣，會隱藏身份，……會謊稱說沒參與，因為他們是跟日本人居住一塊兒（因為駐在所在其部落內），被知道了會被處死。

在許多次襲擊日本的行動中，問及Husung（顏來福）和其弟Anu（顏進寶）有關其祖父Dahu Ali在大分地區有否襲擊大分駐在所時？皆表示沒有，但印象的是有一次襲擊往大分路上的日本隊伍。亦即在二位

64 森丙牛氏（森丑支助）〈南中央山脈探險十二〉《臺灣日日新報》（1909.1.12）

65 甚至可以說是日本的「友好蕃」或「中立蕃」。

66 Husung（顏來福）口述。

Dahu Ali的孫子之記憶裡，Dahu Ali可以說並未襲擊大分駐在所！

綜言之：（一）、Dahu Ali在當時（1915左右）與日本的關係還不算差，開始反擊日本並堅持不妥協乃後期之事。（二）、Dahu Ali係遷居Tamuhu社後才積極對抗日本，亦即在1921～1922年之後。

（三）在孫子清楚之記憶裡，Dahu Ali未曾襲擊大分駐在所（大分事件發生在大分駐在所）。（四）該家族後裔中所強調的，Dahu Ali之兄Husung被日警拘押虐待而死亡是Dahu Ali開始對抗日本的重要因素，但其兄死亡的時間約1903年，與開始對抗日本的普遍說法一遷到Tamuhu社後（1922年），明顯矛盾！故大分事件案不是Dahu Ali所發動。即使有，也僅可能如Husung（顏來福）所說的，只是「暗中協助」。

布農族出草行動的領袖，謂之Lavian，按布農族傳統Lavian（出草領袖）的選任，並非每一次都是固定或世襲的：

sia mas makavas ta - at,siacia mataisah at siacia tupaun tu paslavian,nitu kaz sasbinaz,kaz sia mais namakavas na mapataz lipung a hai,untu kataisah,mais ana papia kata hai,mais ana su mataisah ai,su a tupaun tu paslavian.lavian.aiza ta - azon ku tu tumuk dau hai lavian dau hai ni!ni saiya tumuk,kaz saiya mas ana danian mangan tu ana mahtu palsnadan duma ai.⁶⁷

譯：在出草時，做吉夢者，才是可以被跟隨者，不是所謂的sasbinaz⁶⁸。要出草或要殺日本人時，要先行夢占，假設我們好幾個人，若是你做吉夢，你就是此役的lavian，我聽到有人說頭目是lavian，那是錯的！他是要有mamangan（靈力），可以被其他人依附者。

67 Husung（顏來福）

68 疑為外來語，族人接觸清國時開始出現，類似今「頭目」之意。

因此布農族在每一次的抗日行動裡，不會經常是某一人擔任Lavian，此外，決定出草行動也不是任何一個人可以完全掌握，最重要的是有沒有「傳統規範」的允許，如夢占、鳥占等。⁶⁹故要成為布農族的Lavian，也要符合傳統的機制。

另從布農族強調集體性之文化的角度來看，族人之出草行動，無論是過程或結果，都具有一種集體性意識，亦即當中不會特別標榜誰是英雄。

五、大分事件的參與群

發動大分事件的實情，除了從前述相關事件後裔的口述探知，也可以從相關的文獻中找出蛛絲馬跡。

在《理蕃誌稿》卷三裡，即已記載著日方於1915年（大正4）7月28日，在南投廳逮捕了大分事件的行凶者Dastal，隨即在押解返回璞石閣（今玉里）途中因企圖逃亡而遭格殺。⁷⁰

另在《理蕃誌稿》四卷亦記載著日本於大分駐在所內處決23名Tusiu社之抗日布農族，包括Dahu、Biung、Aziman、Husung等，並殲滅Tusiu社，這些遭集體殺害的布農族頭目或「勢力者」，幾乎都是參與大分事件案者。⁷¹此一事件對後來的影響很大，遷居Tamuhu社的Dahu Ali、Aziman Sikin等人在被勸歸順時，即時常提及此事件而拒絕和解。因為該事件在族人的眼裡是日本誘騙他們來駐在所再予殺害，故使得Dahu Ali對日本失去信任。

同樣是《理蕃誌稿》四卷裡記載：

69 Husung（顏來福）謂，其祖父Dahu Ali遷來Tamuhu並開始襲擊日本時，出草前的夢占較常吉利。

70 見《理蕃誌稿》第三卷，漢語譯本，頁49 - 50。

71 即受訪者Tahai（顏文隆）之父祖輩。

花蓮港廳玉里支廳Ibuk社的族人，Panka和Nanatuq社的族人Bukun等二名參加1915年兇行，隱藏當時搶走的槍。因Tusiu社膺懲，1921（大正10）7月18日到Tumaz駐在所，提出銃器兩根，藥莢8個。⁷²

在《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裡，敘述Tamuhu社時提及：

在大正4年殺害花蓮港廳下的大分駐在所全部人員的郡蕃中之Takistalan氏族，則怕官憲討伐而從Bungzavan（大分）方面移居前來所建設的。⁷³

淺野義雄所撰的〈大關山蕃害事件起末〉，也提到：

如在Tahun擊殺川崎警部而取其首級的Aziman qalun（原Tahun社頭目）便是其中之一，此蕃現居內本鹿而一副老實樣子，那是裝出來的，他確實是當時的首謀兇手。⁷⁴

由該些文獻的記載與事件後裔的口述，可知參與襲擊大分駐在所之布農族人是不少的，可以知道的名字至少有Dastal、Dahu、Biung、Aziman、Husung、Cyang、Salizan、Haisul等，⁷⁵氏族則有Takistalan、Takisdahuan、Binkinuan、Ismahasan等參與，而以Takis Talan氏族為主要。事發後亦多遷往他處，最慘的則是Tusiu社的Takistalan家族。被提及的事件lavian或首謀，有Dastal daingaz及Aziman qalun。

Tusiu社事件後，拉庫拉庫流域的布農族人多紛紛「歸順」，而少再出草。而原本最積極襲擊日本的Tusiu社Takis talan家族勢力從此

72 《理蕃誌稿》四卷，頁93。

73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等《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169。

74 淺野義雄，〈大關山蕃害事件起末〉，原文載於《東臺灣新報》1932.1.10。

75 參與的人有許多是同名者，故人數不止這些。

沒落，而在行事風格及個性頗令人議論的Aziman siking，沒有了當初日本官方支持的「總頭目」頭銜，自然難再取得領袖地位，行事穩健的Dahu Ali在遷居Tamuhu地區後，自然地成了該地區的新領袖。Tusiu事件以前，在日本的眼裡，Dahu Ali不是一位兇蕃，反而是Aziman siking最令他們頭痛。然到後來，Aziman siking先歸順（1931年），Dahu Ali順勢地成了日本眼中最頑固的兇蕃。故Dahu Ali後來被推論為大分事件的主事者，實因Dahu Ali是日本昭和時代最頭痛的抗日份子——「最後未歸順蕃」。因此所有的布農族出草抗日行動，多被指稱是Dahu Ali所發動，即使他未參與，也被認為是幕後指使者！

六、結語

日本政府於治台初期，在對付「北蕃」的泰雅族及賽德克、太魯閣等族有了相當成效後，便開始著手對付中部以南山區之原住民各族。尤其在1914（大正3）年6月結束之「太魯閣之役」後，便挾其餘威強令東部布農族諸社繳納槍械，族人在不堪其辱和生活之壓迫干預下，1915（大正4）年5月17日凌晨，爆發了以大分地區為主的布農族人襲擊日本打訓警察官吏駐住所案的「大分事件」，參與該次襲擊行動的布農族氏族，除了屬Istanda氏族的 Takistalan小氏族外，尚有Takisdahuan、Binkinuan、Ismahasan 等氏族參與。而參與的布農族人，依《理蕃誌稿》第三卷，提到有事發後逃至南投廳而在押解途中遭殺害的Dastar；《理蕃誌稿》第四卷，提到有Panka社和Nanatuq社的族人Bukun等二名參與，及淺野義雄所提當時的首謀兇手Aziman qalun，謂他原是大分社頭目，後來遷居內本鹿，事發當時是擊殺川崎警部而取其首級者。另事發時被提及的Lavian，尚有Takistalan氏族的Dastal daingaz（其後裔在1934年被日本移住至今花蓮縣卓溪鄉古風村

秀巒部落），其他參與者名字有Dahu、Biung、Aziman、Husung、Cyang、Salizan、Haisul等。

記載大分事件最重要的文獻《理蕃誌稿》，並未記述該次事件為Dahu Ali所發動。而當時Dahu Ali開始與日本minpakasial（和解）之《理蕃の友》相關報導及《臺灣日日新報》之「歸順」專欄裡，亦未記載Dahu Ali是發動大分事件者。而在Dahu Ali孫子之記憶裡，祖父在大分地區襲擊日本的記錄僅是攻打前往大分途中的日警隊伍，而未曾率眾攻擊大分駐在所。且於遷至Tamuhu社之後（1922年），Dahu Ali才開始積極對抗日本。另所提及的：Dahu Ali之兄Husung被日警拘押虐待而死亡（約1903），是Dahu Ali開始積極對抗日本的重要因素，在时序上是與前述「Tusiu社事件（1921年）後開始積極對抗日本」相矛盾！

布農族出草行動的領袖，謂之Lavian，成為Lavian，必須具有mangan（靈力）且行動前先經夢占始被確認。故按布農族傳統Lavian的選任，並非每一次都是固定或世襲的，此外，決定出草行動也不是任何一個人可以完全掌握，最重要的是有沒有「傳統規範」的允許，如夢占、鳥占等。故界定布農族的Lavian，也要符合布農族傳統的制度。另從布農族強調集體性之文化的角度來看，族人之出草行動，無論是過程或結果，都具有一種集體性意識，亦即當中不會特別標榜誰是英雄。

形成Dahu Ali是大分事件的首謀說，推論之，應為Dahu Ali是當時日本理蕃對象裡「最後的歸順蕃」，因而其歷史角色的重要性被凸顯，以致於日本時代布農族的出草行動多指稱是Dahu Ali所為，有名的大分事件亦不例外。

因之，Dahu Ali是Tusiu社事件（1921年）後最重要的布農族抗日歷史人物，也經常是該一事件後襲擊日本的布農族Lavian，但發生在1915年布農族最有名的抗日事件（大分事件）中，他不可能是該場行動的Lavian。

圖二：大分事件紀念碑



此碑係日本紀念1915（大正4）年2月23日及5月17日的大分事件，前後死亡的13名駐在所警備員，也彰顯大分事件的存在。海樹兒攝於大分，1999年。

參考文獻

王家祥

1995 《關於拉馬達仙仙與拉荷阿雷》臺北：玉山出版社。

田哲益

1995 《臺灣古代布農族的社會與文化》（上冊）南投：南投縣立文化中心

余明德（海樹兒・友刺拉菲）

2000 〈布農族崙天部落史〉臺北：政治大學民族系碩論。

2004 〈大分事件〉，原住民族歷史事件研討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臺灣綜合研究院承辦。

林古松

1989 《玉山國家公園關山越嶺古道調查研究報告》南投：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宮村堅彌

1938 〈本島最後の歸順蕃ラホアレの本據タマホを探る〉《臺灣山岳雜誌》第11號，1938.8。

森丙牛氏（森丑支助）

1909 〈南中央山脈探險十二〉《臺灣日日新報》（1909.1.12）

1910（？）〈ブヌン志〉手稿【說明】依本手稿內容對布農族社會文化和當地情勢的描述之熟悉度，判斷原手稿作者可能是當時最屬熟悉布農族的森丑之助。

淺野義雄

1932 〈大關山蕃害事件起末〉，原文載於《東臺灣新報》1932.1.10。

許雪姬主編

2004 《臺灣歷史辭典》臺北：源流出版社。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

1935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北：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

黃俊銘、林一宏等

2001 《拉庫拉庫流域日治時期遺址原地保存之可行性研究與初步規劃》南投：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葉冰婷譯

2003 《東臺灣展望》（原毛利之俊《東臺灣展望》1933）臺北：原民文化出版社

舒拔利·伊斯坦大

2004 〈大分事件的歷史意義〉上、下篇，刊於〈臺灣立報〉
2004年7月14 - 15日

傅琪貽主持

2005 《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大分事件（1915～1921）》。臺北：行政院原民會。

楊南郡

1989 《玉山國家公園八通關古道東段調查研究報告》南投：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楊南郡、徐如林

2007 《最後的拉比勇：玉山地區施武郡群史篇》南投：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詹素娟主編

2001 《台灣原住民》臺北：遠流出版社。

稻垣啟二

1996（？）〈大分事件〉（手稿）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1911 《理蕃誌稿》二卷，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1932 《理蕃誌稿》三卷，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1932 《理蕃の友》第一卷，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1938 《高砂族調查書》第五篇，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1941 《理蕃の友》第三卷，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臺灣日日新報社編

1933 《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4月21 - 30日）

臺灣文獻

第六十卷第一期

受訪者資料

姓名	氏族	出生年	訪談時間及地點	大分事件關係
Dahu （許金榜）	Takis Talan	1908	2004，那瑪夏鄉達卡努瓦	事件後裔
Tahai （羅清海， 歿）	Takais Dahuan	1912	1999，台北迴龍	事件後裔
Bisazu （黃順興， 歿）	Naqaisulan	1928	1999.2.6，崙天	Qasibanan（喀西帕南）事件後裔
Aziman / Bankar （史源流）	Takis Talan	1929	2004，信義鄉羅娜	與Dahu Ali是同家族
Bukun （胡忠山）	Takis Talan	1931	2004，海端鄉加拿	同屬Takis Talan
Dastal （吳總文）	Takis Talan	1931	1999，台北縣板橋；2004，桃源鄉樟山	事件後裔
Tahai （余謙成）	Ispalavi	1932	2004，延平鄉武陵	
Cyang （史正文）	Takis Talan	1932	2004，信義鄉久美	事件後裔
Husung （顏來福）	Takis Talan	1933	2004，桃源鄉高中	Dahu Ali孫
Aziman （史元定）	Takis Talan	1935	2004，信義鄉久美	事件後裔
Anu （顏進寶）	Takis Talan	1935	2004，桃源鄉梅山	Dahu Ali孫
Aziman （吳鐘勝）	Takis Talan	1935	2008.7.4花蓮崙天	事件後裔
Bisazu （范龍旺）	Suqluman	1938	2004，桃源鄉高中	妻為Dahu Ali孫女
Tahai （顏文隆）	Takis Talan	1938	2004，桃源鄉建山	Tusiu事件後裔
Umay （張麗玉）	Ispalavi	1959	2004，北市內湖	外祖母為Dahu Ali 之女
Subali （顏國昌）	Takis Talan	1961	2004，北市原民會	Dahu Ali曾孫
Paiyan （吳清雄）	Takis Dahuan	1963	2004，玉管處梅山站	前鄉長、玉管處梅山站主任
Haisul （張志誠）	Ispalavi	1967	2004，桃源鄉樟山	在地文化工作者，教師

附錄

大分事件及Dahu Ali相關年表

時間	大分事件	Dahu Ali
1869年左右		Dahu Ali出生於Asang Bukun（郡社群祖聚居地）的Ivahu社。
19世紀末		Dahu Ali家族遷移至Baungzavan（大分地區）
1903～1904		Dahu Ali之兄Husung遇害死亡。
1908.3.15年 （明治41）		Aziman Siking被任命為大分社官撰總頭目。
1909年 （明治42） 12月5日	新設異錄閣、中社、Asang Daingaz等三處蕃務官吏駐在所。（日本勢力正式進入拉庫拉庫溪下游流域）	
1911年 （明治44） 2月17日	新設Masisan、Nanatuq與打訓社等三處蕃務官吏駐在所。（日本勢力正式進入拉庫拉庫溪上游流域）	
1914年 （大正3）	開始收繳花蓮港、阿猴、台東等廳布農族之槍械。	
1915年 （大正4） 2月23日6時	打訓駐在所遭布農族襲擊。一人遇害，Aziman Siking曾阻止。	
1915年 （大正4） 5月12日	Qasibana事件，8名死亡。約百名族人參與。	
1915年 （大正4） 5月15日	日本為鎮壓布農族，組成搜索隊，在宇野警務課長指揮下開始行動，成員有291人。	
1915年 （大正4） 5月17日	大分事件，駐在所員12名全部被殺。	
1915年 （大正4） 6月29日	日本命Talunas、Masisan、Nanatuq等社的布農族人收拾大分駐在所遇害者之遺骸。	
1915年 （大正4）	7月28日，日本對參與大分事件案之族人Dastar臨機處分（格殺） 8月6日抗日布農族於中社（卓清村）遭集體殺害。	

臺灣文獻

第六十卷第一期

1915年 (大正4) 10月	開始架設花蓮港到台東廳之間23里之鐵絲網。	
1915年 (大正4) 11月底	完成架設花蓮港到台東廳之間電 流鐵絲網。	
1916年 (大正5) 2月1日	撤廢打訓警察官吏駐在所。	
1919年 (大正8年)	修築八通關越嶺道路。	
1920年 (大正9)	1920(大正9)大分社歸順。	
1920年 (大正9) 12月2日	復設大分警察官吏駐在所。	
1921年 (大正10) 1月21日	八通關越嶺道路完工。	
1921年 (大正10) 6月	日本於大分駐在所內處決23名之 抗日布農族，並殲滅Tusiu社， 為「Tusiu社事件」。	Tusiu事件對後來的影響很大， Dahu Ali、Aziman Sikin等人被勸 歸順時，常常提及此事件而拒絕 和解。
1922年 (大正11)		Dahu Ali家族從大分地區移 Tamuhu，此後開始積極襲擊日 本。
1925年 (大正14) 6月28日上午		Dahu Ali等人在高雄州旗山郡新 望嶺第48號瑠寮鹹首兩個瑠丁， 搶走村田銃器1根、彈藥15發、 斧2根。
1925年 (大正14) 年9月17日、 18日、21 日、24日		日本飛機飛到Dahu Ali住的 Dadakus溪上游(Tamuhu社)， 特別是18日609號飛機在被視為 Dahu Ali住在地上空施迴。
1927年		Dahu Ali、Aziman Sikin等族人出 草溪南舊警備線的興津駐在所， 取了警備員的首級。
1928年 (昭和3) 6月27日		郡大社族人Anu tunpu等4戶49人 移至Tamuhu社。
1930年 (昭和5)		Aziman Siking移至里瓏山下，並 歸順日本。
1931年 (昭和6)		關山越嶺道路開鑿完工

1932年初		布農族石田（Vaci）巡查努力的結果，高雄州新盛警部補到Tamuhu社會面，Dahu Ali有歸順的傾向，唯Dahu Ali男Salizan反對。
1932年 （昭和7）		Dahu Ali長男Subali的二女Palahu（9歲）和「新高山脫走蕃」Anu tunpu的弟弟Husung其二男Salizan（13歲），以及Husung的弟弟Subali長女Palahu（6歲）等三名，9月1日入Masuhaz（今梅山村）教育所。
1933年 （昭和8） 2月		日本在中之關和Tamuhu社之間興建鐵線橋。
1933年 （昭和8） 4月22日		Dahu Ali在高雄州廳受降歸順。
1939年 （昭和14）		Dahu Ali等被遷移至新Tamahu（今勤和村附近）。
1941年 （昭和16） 6月21日		Dahu Ali因病過世，享年72歲。
1998年		由Dahu Ali曾孫Subali（顏國昌）等兄弟積極推動而成立拉荷阿雷文化發展協會，父Anu（顏進寶）擔任理事長。

A Study of Dahu Ali's Tahun Event in Japanese Era

Haisul Palalavi

Abstract

In 1915, the Bunun people ambushed a place called Dahun, where the Police were stationed. The Dahun event caused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Police Station, and it was generally considered that Dahu Ali was the one who didn't give in his submission to the government until 1930, started the event. However, this astonishing event was not recorded in News or other important documents; especially Dahe Ali's name was not even mentioned. Similarly, Dahu Ali's grandchildren and descendants of those who involved in the event stated that Dahu Ali didn't attack the Police St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why Dahu Ali counteracted Japan was because of his brother Husung's being taken into custody.

Although Dahu Ali was regarded as the one who called the Dahun action, the whole event was still full of question. The important role he played and "the last submissive Bunun" had made him a hero and the Dahun event a legendary story. Yet, according to Bunun tradition, a Lavian (a leader of a movement, or battle) must have mangan, a spiritual power which should be confirmed through dream. Besides, the collective culture of Bunun tells that individual hero would not be excessively

praised.

Therefore, Dahu Ali might have become a famous historical feature of the Bunun people after Tusi event in 1921, he might not be the Lavian who started the Dahun event.

Key Words : the Bunun、 Tahun Event、 Dahu Ali (male's name) 、 Aziman siking (male's name) 、 Isbukun (community)

臺灣文獻

第六十卷第一期

1915年Dahui Ali (拉荷·阿雷) 發動布農族大分抗日事件說之探討